

遗言 震动世界

李君旭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特约编辑：张 飙

封面设计：王师颜

《记者·文化·时代》丛书

遗言：震动世界

YIYAN, ZHENDONG SHIJE

李 君 旭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8.5印张 180,000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定价 4.30元

ISBN7-108-00261-2/G·34

《记者·文化·时代》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主 编：张 飙

副主编：洪天国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立诚 尹韵公 卞毓芳

叶 鹏 刘大平 朱竞若

李树喜 吴绪彬 何志云

沙 青 张建伟 张 飙

钱 钢 洪天国 祝华新

韩素琴 雷收麦

执行编委：朱竞若 张 飙

目 录

啊，龙！	1
逐鹿中东	31
寻梦者	64
经营副厂长	85
大海和他的妈妈	103
过去、现在和将来	116
新的系列	128
匡满者，“筐满”也	146
遗言：震动世界	149
莫测的七月	152
暖冬	167
后 记	265

啊，龙！

在杭州东北郊的半山脚下，有个叫“回龙村”的地方。根据一个古老的传说，在天地混濛之初，有一条巨龙从南面钱塘江乘潮跃起，要直奔那烟波浩淼的太湖。只见尘烟迷茫，分不清哪是天上流云，哪是地上飞砂，只有那隆隆巨响，震撼天地。不料，巨龙迎头撞上了半山。它为了争得出路，便一次再次地向山岗撞击！山岩上那缕缕红丝，砂土中那隐隐红色，据说就是巨龙的血迹。可是，半山没有被撞倒，巨龙发现它必须另辟蹊径，于是便昂天长啸，在天惊石破、流云飞砂中毅然回转！从此，这个地方便被叫做“回龙”。

回龙村存在了不知几十年，终于在公元1958年消失了。在原先的村址上，出现了一个工厂：杭州汽轮机厂。1973年，杭汽厂进行了扩建；1975年，又进行了第二期扩建。由于它的产品——工业汽轮机是现代工业不可缺少的动力机械，国家这次花了大本钱，决定从西德西门子公司引进先进的第三系列工业汽轮机设计制造技术。周恩来总理亲自作了批示。杭汽厂的面积将成倍扩展，生产能力将急剧扩大，我们的故事也就从此开始。

在错综繁杂的引进过程中，曾经最引人注意的是一台按照西门子技术设计的汽轮机，它的厂内代号是“T 6002”，

但它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专用名称：“考核产品”。

“考核产品”。这平淡无味的四个字，曾经引起过多少争辩，被寄与过多少希望，凝聚过多少心血汗水。可它又曾带来过多么深沉的隐痛，刺伤过多少人的心灵啊……

一

1975年，杭汽厂代表组参加了同西门子公司进行的谈判

“我们该怎样检验他们的技术呢？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实际制造一台。可等到合同完毕后我们再制造，即使不成功，官司也打不清了。”

工程师章开盛忧心忡忡地说着。他长得很胖，许多人看到他的肚子总以为他准是个啤酒桶，其实不然：他在宴会上也是用桔子水干杯的。体胖心宽，他平常性情随和，总是乐呵呵的。而此刻，不会抽烟的他居然也笨拙地点起一根烟，皱着眉头盯着那一缕青烟冉冉上升。

是啊，和西门子公司谈判，整整经过了半年马拉松式的拉锯战，已接近尾声，合同即将签定。现在杭汽厂同志最担心的问题是：怎样保证买来的技术资料是完整准确的？当时，从资本主义国家购买这样大规模的系列技术还不多，谁也没有经验，不知用什么办法来防范对方可能耍的手段。

“在合同中写上‘全面的、完整的’这些定语，行不行？”

摇头。“这些词怎么解释都可以。”

“规定他们必须交付他们现有的全部资料，行不行？”

又是摇头。“我们不能检查他们的文件柜。”

大家都不说话了，托着脑袋苦思冥想。黑瘦的副厂长郁龙泉，平素抽烟要吸到烟蒂烫手，可现在刚点着烟就烦躁地熄灭，那些还剩大半截的香烟，一根根歪歪斜斜地插在烟灰缸里，好象在挤眉弄眼地嘲笑人。

有必要向读者作个交待：杭汽厂在谈判中只有建议权，合同的起草和达成都是上级专门机构的事。合同如有漏洞，杭汽厂绝无责任。专门机构并没有提出这个“防范措施”问题，而杭汽厂却死死咬住不放，一再建议推迟签署日期。因为他们自觉地感到了很大的压力：数百万元钱买来的东西，应当有防范措施！

压力。好象没有任何责任，但却感到那无形的、来自内心的压力。章开盛作为一个工程师兼德语翻译，比别人更深切地感到，仅仅在两种语言的转换之间，就可以对同一词产生不同的理解。他不知怎么想起了他二十年前留学的地方。1955年，刚满二十岁的章开盛被选送到东德马格德堡大学学习流体动力机械，在那儿整整度过了七年。由于他那一激动就要竖起来的粗硬短发，有些德国同学戏称他为“Igel”^①。易北河畔的马格德堡风景秀丽，是一座只有二十几万人口的城市，但却是东德机械科学研究和制造的中心。这座公元九世纪就见诸史籍的古城，有一段科学佳话：1654年5月8日，马格德堡市长、物理学家冯·格里特，进行了著名的“马格德堡两半球试验”：两个铜制的半球合在一起，里面被抽成真空，虽然两半球没有任何连接装置，但是分套在两边的十六匹骏马用

^① 德语：刺猬。

尽全力也没有把两个半球拉开。目睹的市民们万分惊异，而冯·格里特就这样向世界证明了不可捉摸的空气并非“没有什么”，而是具有很大的压力。

……无色，无形，静止时无影，流动时无踪，但只要有一个科学的头脑，就可以知道它具有巨大的压力。

……没有权力，没有责任，签字时无须留名，谈判时远离中心，但只凭对祖国利益的责任心，就可以感到那巨大的压力。

“有了！我们可以提出要求，在合同期内我们要根据德方提供的资料来设计制造一台产品，用以考核他们的资料。只有当这台产品，对了，就叫它‘考核产品’，只有当‘考核产品’成功后，才能算合同圆满结束。否则，就对不起……”

所有的火花一下子都发亮了。这是以往谈判中未出过的新招。想的时候绞尽了脑汁，可一旦说出来又觉得很简单，杭汽厂的人们几乎想都没多想就接受了这个新名词。

西门子公司的先生们把头 and 手一起摇动了起来：“哦，不不，尊敬的中国朋友们！我们不只一次、甚至不只一百次地出售过技术专利，但从来没有听说过要制造一台‘考核产品’……”

“可是，我们如何证实贵公司技术的先进性呢？”章开盛流利地说着德语，整个会议室里充满他浑厚的男中音引起的共鸣。

“我们可以提供保证！只要你们的加工和材料不出问题，我们的技术完全可以使你们得到第一流的工业汽轮机。”对方面有不悦之色，皱着眉头提高了声音。

“我们尊重你们的保证。但既然是在谈生意，所有的保证都应当在合同里得到反映！”章开盛的声音也升上去了。他那原来精心梳平的头发又开始一根根竖了起来，就象刺猬张开了刺，嘿，好一个“Igel”！

“我们西门子公司是有信誉的，请中国朋友们相信，我们懂得怎样爱护自己的信誉！”对方毫不示弱，拉开了架势。

“当然当然，我们对你们的信誉有十分良好的印象。”迟迟没开腔的郁龙泉说话了。这位1963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的副厂长，善于在对话进行中找空隙插进来，然后把谈话引向他考虑好的地方。此刻他舒坦地吐出一口青烟，将烟头轻松地扔进烟灰缸，满脸天真无邪之色，活象一个小学生在请问老师：“我们的合同期将是五年，是不是？在这五年中，我们按你们提供的技术造出了汽轮机，你们也同样保证它的成功，是不是？”

对方迟疑了一下，神色警觉了起来。在他们眼里，语调平静、面带微笑的郁龙泉，就象一个渔夫，不动声色地用问题织成了一张网架在他们面前。可是问题得回答呀，尽管前面是圈套，也得继续前走。

“是的……是的，我们同样可以保证……”

“那我们就把这个意思写进合同吧，这有什么困难吗？”

章开盛使劲抑制住想笑的愿望，飞快地把郁龙泉的话翻译了过去，尽量保持了原话的语气，甚至照样把手一摊。

对方开始交头接耳，急躁地互相打断话头，粗粗的手指头叩打着桌面。

趁着对方还没回答，郁龙泉笑眯眯地把问题又推进了一步：

“这台产品，我们就叫它‘考核产品’，考核你们的保

证。这个意思，没有超出你们刚才的许诺，是不是？”

对方木然地瞪着眼，不知该如何作答。

“至于信誉嘛，我想，这台‘考核产品’将很好地证明你们的信誉。我相信这一点。先生们的意思呢？”

章开盛精神百倍，感到了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满足。汗珠在额头闪光，化成抑扬顿挫、滔滔不绝的日尔曼语言，一阵又一阵地卷向德国人。压力，压力产生了智慧，压力产生了勇气和信心……

西门子公司最终确认了“考核产品”的存在权：在合同签订后第四年之前，由中方选定一台符合三系列技术的工业汽轮机，在德方具体指导下进行设计。保证这台考核产品的成功，作为德方履行合同的义务之一。

Gut! ①

1975年12月6日，编号为CG7518的合同正式签定了。西门子公司将向杭汽厂提供工业汽轮机“三系列”设计制造技术，包括补充机型，并为我方培训技术人员——以及，保证“考核产品”的完成。

双方握手庆贺。高高举起的酒杯一碰，镁光灯恰到好处地一闪，热烈的掌声。这个时候的微笑是真正诚挚的，因为双方都为自己利益作了最大的、并且是有效的努力。

如果双方都能预料到，那台经过激烈争辩才获得合法身份的考核产品将经历什么命运的话，那么有一方会笑不出来，而另一方会笑得更加得意。

① 德语：好！

二

1976年3月26日，杭汽厂引进技术扩建工程破土动工，打下了第一个桩子。入夜，十几米长的钢筋水泥桩竖起来了。高大的钢架上，一柄汽锤发出嘶嘶的声音迅速上滑，在巨桩上方停止了。嘶嘶的喷气声变得尖锐起来，象是在屏足了全部力量，准备那猛劲的一击。明亮的探照灯光柱交叉在汽锤上，被细雨打得湿漉漉的钢架和汽锤在熠熠闪光。

这一年的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在黎明前倒下了。中流砥柱，玉碎鼎消；一腔热血迸散成天上动人心魄的霞光！

……汽锤的声音变得更加尖锐，带着不可压抑的力量，慢慢开始动了起来……

当杭汽厂打下第一根桩子的时候，杭州城里已经出现了第一批花圈，标语和大字报：“清明节事件”已经开始。

……“嘭！”一声沉闷的巨响，汽锤准准地打在桩顶上，桩子顿时陷进泥土一大截。汽锤一下又一下不停地砸下去，回龙村的土地在剧烈地震动，甚至连半山好象也在微微打颤。在摇动着的光柱中，火星飞进，一团又一团的蒸汽在空中奔突，象是一朵又一朵飘向夜空的白花……

杭汽厂的人们和全中国的人们一样，觉得1976年过得特别快。时间不是被分解成月份、星期和日子，而是被分解成一次次大轰大嗡的“事件”：“清明节反革命事件”，“追查反革命运动”，“引进工程是崇洋媚外”，“进一步追查、深挖反革命”；今天收到一个命令：“引进工程抓紧施

工”，明天又收到一个指示：“引进工程重新调查”；紧锁眉头的机械部代表刚进办公楼，脸色更加阴沉的公安部代表接踵而至……

在经过一场混乱之后，杭汽厂的人们回忆起来，最惊奇的还是一件当时谁也没有注意的事情：引进技术工程在混乱中继续进行，上万平方米的第二汽轮机车间已经巍然耸立。这也许可以说是一种象征：“文化大革命”只能延缓、但却不能停止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当这场所谓的“革命”已是强弩之末时更是如此！

1977年3月，根据CG7518合同，杭汽厂的实习小组前往西德。

波音飞机从首都机场起飞后，实习小组的同志们首先注意到了地面上的长城。从高空鸟瞰，那只是一条细带，在绿色的、青色的、黄色的山川原野上延伸，延伸，这越发使人想到它的宏伟，感到它象是具备生命活力的一条巨龙……

三

威塞尔是西德西北部的一座静静的小城，位于尼德兰低地，紧靠蓝色的莱茵河，距荷兰不远。小城里，色调鲜明的现代化建筑和古朴紧凑的哥特式传统建筑错杂散布在一片绿荫中。每当春天，城市里飘溢着清新芬芳的花香。

西门子公司的工业汽轮机制造厂——威塞尔厂就在这座小城的西部。

1977年3月，由总设计师黄致甲、副厂长郁龙泉率领的杭

汽厂实习小组来到这里。尽管这二十八名中国人是悄悄来到
的，可消息还是很快传遍了全城，当地报纸还刊登了实习小
组中几位姑娘带着微笑的照片。

姑娘中的一位，是实习数控加工的青年工人孔玉莉。她
的学习十分刻苦，成绩优良，回国后还受到了专门表扬。但
有一种和学习并无关系的事情一直使她念念不忘。

那次，德方邀请“中国小姐”们外出就餐，孔玉莉在异
国的街上发现了一块招牌：“西湖餐厅”。来自西湖之畔的
杭州姑娘们大为惊异，倍感亲切，于是建议在此就餐。^①

殷勤的老板娘听说有中国客人，亲自来招待他们。原来
老板娘是位年轻的华侨。略一交谈，小孔和老板娘吃惊地发
现：世界真小，原来他俩竟是同一所学校毕业！老板娘比小
孔高几届，在动乱年头里嫁给了一个旅德华侨商人，于是来到
了莱茵河畔。衣着朴素的小孔睁着圆圆的眼睛，望着珠光宝
气的老板娘，同情地听着她倾诉对家乡的怀念——正是这种
怀念，她才说服丈夫为餐厅取了这么个名字。小孔一时无言
相对，心里想着：这位老同学在这儿习惯么？愉快么？她将
来会不会遇到糟糕的变故？在这举目无亲、充满竞争的社会
里，她能够自立么？小孔讷讷地不知说了些什么。另外的几位
姑娘也都用同样的目光望着老板娘。年轻的老板娘理解了这
种目光，眼圈一红，垂下了眼睑：“还是你们好……不过，”
她抬起头来，寻求谅解地说：“我还保留着中国国籍，我还是
祖国的公民，这是我的……依靠。”

① 西方礼节，由妇女选择就餐处所。

祖国！小孔和同志们激动地想到了这个字眼。他们感到由衷地骄傲：我们是为了祖国的发展来到异邦的，我们代表祖国；同时，他们更感到紧张：该怎样、该怎样不辜负祖国、不辜负身负的使命？！

……不能辜负、决不能辜负祖国。杭汽厂总设计师黄致甲在公寓阳台上，眺望着威塞尔的夜景，在心头那纷杂的工作事务之上，也是在想着：不能辜负祖国！当年，他从英国爱丁堡大学研究生院毕业，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待遇优厚的职业，拒绝了导师和好友的规劝，直奔新生的社会主义祖国。他站在远洋轮船的舷杆旁，凝望迷蒙的东方，天低云落，海风狂劲地掀起他年轻人的黑发……祖国，向祖国！他握紧了舷杆。

他握紧了阳台的栏杆。他个头不高，脸色黑红，年近花甲还只有零星的白发。方脸膛上架着的方框眼镜为他增添了平稳凝重的气派。现在，在这莱茵河畔，他清楚地知道，祖国的利益需要通过力争来保障。他尊重友谊和了解，他也清楚自己是在和谁打交道……

1847年，电气发明家维尔纳·西门子和别人合伙成立了一家公司，后来转由西门子独家经营。如今，西门子公司已成为西德最大的私人企业，也是世界第五大电气企业，在一百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遍布它的子公司和参与公司，雇用着三十余万名职工，每年营业额达一百五十亿美元。它在世界上安装了第一架长途电话，组装了第一辆电气列车，制造了第一台电子显微镜。1936年在柏林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西门子公司拿出了世界上第一架有线电视，从而使阿道夫·希特勒成

为出现在电视荧光屏上的第一个人。第一、第一、第一……该公司最高机构监事会现任主席彼得·西门子有一句名言：“放弃技术的领先地位，就是放弃竞争和放弃美好前景。”

是啊，不放弃、绝不放弃，就是人家出钱买了的东西，也是能少给一点就少给一点。黄致甲已经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赴德实习小组的设计人员和远在国内的杭汽厂已经相继报告，在德方提供的图纸中不时出现一些过时的图号，表明这些图纸已经停止使用。

是偶尔的疏忽吗？黄致甲疑虑地摇摇头。专家自有专家的眼光。他从这些停用的图纸上，敏锐地察觉到对方有着一个隐约闪现的不光彩企图。一个晚上又一个晚上，他和同志们殚心尽智地苦苦思索：该怎样找出要害所在？在这儿逐张检验图纸几乎是不可能的：德方提供的图纸资料，正以每两周一批，每批五十公斤、一千页的速度源源不断地发往回龙村。黄致甲一想到此，就觉得有一大群数不尽数的鱼在向他要来。他要的是金鱼，可是在这火红色的金鱼群中，却不时出现不怀好意的黑鱼。鱼是那么多，而且快得叫人眼花缭乱，该怎么去抓住那些“黑鱼”呢？他的胸口一阵发闷。

威塞尔的夜景是美丽的。远处莱茵河中的轮船灯光，象是一串串明珠在来回浮动。近处的一所教堂灯火辉煌，透过门前高大的枞树，金黄的灯光撒在街心的花坛草坪上。浑厚悦耳的唱诗声隐约传来：“阿利路亚，阿利路亚……”歌声中又响起了悠扬的钟声。

是婚礼？是丧葬？是那象征纯洁的白色纱裙轻盈地委地而过，还是鲜花丛中阴沉的黑色灵柩？

黄致甲心烦地一甩手，蹒跚地回到房间里。他的腿微跛，那是一次肿瘤切除手术的后遗症。这位高级工程师寡言少语，一双眼睛总是审慎地从眼镜片后面打量着世界。他能在长时间的谈话中纹丝不动，身旁若是有人向他讲话，他不是扭过脸去看，而是缓慢地转过整个上身朝着对方。

房内电视机里正在播送新闻：“……汉莎航空公司被劫持的班机今天从亚丁机场被强迫飞往索马里……已证实机长舒曼被杀害……联邦国务部长已经前往摩加迪沙……将采取一切可能的解决办法……”

……一切可能的解决办法，Alle möglichen Lösungen! ①黄致甲在心里默念了几遍，作了几次深呼吸，脑中开始将已发现的停用图纸归类组装，一会儿用这一些，一会儿用那一些。慢慢地，在他脑中出现了这样一台汽轮机：其它部分是先进的，而在主要的标准区段上却是过时的。就象一件上衣，什么地方都是高级衣料，唯独前襟有那么一块是旧布，这能算是一件新衣么？

“黑鱼在这儿。”

黄致甲轻轻地自语了一句，接着陷入了更深的沉思。在主要的标准区段上，他们供旧不供新！黄致甲仍然平稳地坐在那儿，没有任何动作，只是眼光变得更加冷漠。

他和郁龙泉交换了意见，郁龙泉提出了对策：由国内将已收到的图纸图号汇总，由赴德实习小组在威塞尔厂以标准区段为中心突击查核，并向国内领导和使馆党委报告，取得组

① 德语：一切可能的办法。

织的支持。

突击查核！结果不出我方所料：标准区段的图纸大多是对方若干年前的旧资料。大使馆派出了有经验的外交官。外贸部门联络组紧急约见西门子公司代表。黄致甲、郁龙泉正面向西门子公司出示了过得硬的证据。

对方试图辩解，但却由于事情来得太突然而显得语无伦次。黄致甲把脸一沉，两边嘴角明显地往下一拉，冷冰冰地说：

“先生们，此刻我唯一能为诸位效劳的事，就是接受你们就此事的道歉。我将十分乐意这样做。”他的眼镜片一闪，那目光是不容置辩的。

对方不得不认错道歉，保证不再重犯“错误”，并分批更换了新资料。实习小组一鼓作气，进一步提出：德方必须提供一直保密的设计计算原程序，同时出示了十几个应用程序的目录。这些目录是实习小组在工作中零碎摸到的情况，加以综合推断拟出来的。在这突如其来的“连珠炮”前，对方又一次措手不及，答应十七个程序全部提供。

“考核产品”的设计工作加快了。

黄致甲坐在桌边，擦去脸上的汗水。嗯，这回我们没有吃亏，也就是说，祖国没有吃亏。

现在，再请注意这张平平常常的脸，但要特别注意那双不平常的眼睛。这是赴德实习小组的李力。他是一个青年工人，实习的是汽轮机总装试车。此刻，他这双眼睛正牢牢盯着威塞尔厂试车台上的那台正在试验运行的汽轮机。他看的是什么呢？

什么也没有。真的，什么也看不出来！